才能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中不断前进”。

除了编写教材，张岂之也非常看重编写普及读物，借此让中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社会、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旨在澄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在书的后记里，他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今天，走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扑面而来的是六个大字——“兼和、守正、日新”。这是张岂之提出的所训，浓缩了他的治学思维与教育理念。这位百岁人文学人一生都在坚持阐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此不疲，初心不改。

（摘编自“光明日报”“西北大学”微信公众号，2026年7月22日）

父亲薛君礼的三个30年

○薛　刚

“我的遗愿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的名字也能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上。”——这是我的父亲薛君礼2016年7月说出的肺腑之言。

2026年7月，是父亲薛君礼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作为清华大学1947级校友，他是中国计算机事业首批拓荒者、我军无线电情报领域的无名功臣，更是历经半生坎坷却始终坚守报国初心的清华人。他以“第一个30年热血沸腾、懵懵懂懂，第二个30年屡遭挫折、坎坎坷坷，第三个30年老树发芽、轰轰烈烈”注解了他的风雨人生，将清华风骨与家国赤诚熔铸进共和国科技与国防教育的隐秘征程。



一九四八年，薛君礼（右）与同学彭灿新在清华大礼堂前合影

沪上商贾育赤子

父亲祖籍北京，1928年4月出生于上海商贾世家，家族曾在北京、上海、东京经营知名鲁菜饭庄“雅叙园”，我的爷爷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中国代表处终身员工。父亲自幼浸润西方教育体系，英文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却从未被西方思想裹挟。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他亲历颠沛流离，11岁遭日军犬咬、为生计跑单帮换米，在苦难中早早读懂家国大义，在山河破碎的抗战年代，早早立下救国报国的志向。

中学时期，父亲便投身革命洪流，接受新四军地下党秘密任务，利用暑期日伪兵工厂招募短工的机会，以普通工人身份深入敌营，秘密侦察弹药生产数据、厂房布局，伺机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线，用少年之躯扛起抗日救亡的隐秘使命。

水木清华铸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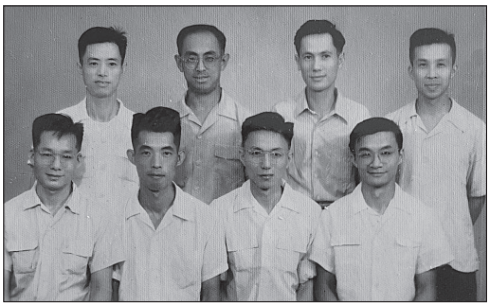
1946年，父亲赴杭州赶考，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947年在北京正式入学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号36020，是当年成绩位列前20名的尖子生。彼时清华崇尚通识教育，工学院学子亦常跨系聆听冯友兰的哲学、中国通史等课程，“理工严谨+人文浪漫”的滋养，伴随父亲一生。

求学期间，父亲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47年，他加入清华进步外围组织学艺社，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194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清华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爷爷已为他铺好赴英国留学的通路，这是当时无数青年艳羡的前程。可已是地下党员的父亲，毅然放弃留学机会，选择留在祖国，决心用所学知识建设新中国。这份赤诚抉择，却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最主要的“历史问题”，让他半生背负枷锁。

香山脚下研重器

1951 年，父亲从清华毕业。他服从国家分配，进入解放军总参三部，投身情报电子侦收与中国首台计算机研制事业。研制机构对外公开名称为“华北仪器仪表研究所”，隐秘坐落于北京香山脚下的遗光寺，是共和国计算机事业的起点。

作为总参从清华1951年毕业生中精选



1962 年总参三部清华同期同学合影。前排左起：李玉岭、孙庆增、金怡濂、叶世元，后排左起：郑光国、薛君礼、马炳文、关清华。合影中缺同期入伍同学曹履冰、汪树勋

的10名尖子生之一，父亲在恩师张效祥等前辈的引领下，成为首台电子管计算机研制核心成员之一。当年科研条件极端艰苦，全套俄文图纸无专业翻译，他自学俄文逐字攻克，核心存储器技术屡屡碰壁，团队吃住在机房，数日不眠不休。为了保障技术要求与规范，他还亲自远赴上海，从上海吴淞机器厂选调了国内顶尖钳工王能才，筑牢精密制造根基。

50年代中期，在“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的统领下，我国第一台仿制苏联的103型电子管计算机测试成功，运算速度达上万次，为后期“两弹一星”等数据计算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曾亲临视察。103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加入了世界计算机行业大家庭，也从此开启了我国计算机行业发展历程。

在香山科研阵地日日夜夜的工作中，父亲结识了1951年在南京入伍的母亲。母亲当时与父亲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志同道合的两人在科研攻坚中相知相爱，1957年在北京结为伉俪，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人生。

半生坎坷守杏坛

从50年代末起，因家庭背景及所谓“历史问题”，父亲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步入人生最坎坷的30年。1959年，他因对大炼钢铁提出不同意见，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往顺义部队农场劳动，养猪、锄地、挖沟，一待数年。“文革”期间，他被诬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在张家口劳改队烧锅炉、扫厕所、挂牌批斗，后又被下放到湖北钟祥农场劳动改造，近十年时间远离科研与讲台。

即便身处逆境，父亲始终坚守报效国家的初心。在调离研究所之后，父亲先后在张家口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院、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现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任教，牵头组建计算机相关专业，讲授机械原理、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外设及机电一体化等多门课程，扎根计算机教育领域数十载。他的学生遍布全军及全国科技界，其中有的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银河亿次机”研制者等。桃李满天下是他坎坷人生中最温暖的慰藉。



一九五一年薛君礼入伍后军委直属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1988年父亲以副教授职称在郑州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离休，入住南京干休所。

父亲清华毕业后坚守我军情报战线隐秘岗位，他的很多同期同学甚至是同班同学都不知道他毕业后的情况，直至他离休后，才逐步回归清华校友群体。当年同窗得知他的经历后，无不惊叹于他为我军情报工作的无私奉献，以及他在政治风浪中的坚韧品格。

老树发芽焕新生

父亲离休后迎来人生“第三个30年”的轰轰烈烈。1989年他受邀助力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牵头创建机电一体化专业。他亲手制定教学大纲，规划实验环节，规范毕业设计流程，成为中国首部电大系统机电一体化教材编纂者之一，填补了国内远程教育机电专业的空白。

2001年，他赴英国访问了牛津大学，与工程系华人主任深入交流教育理念。他还将中国机电一体化远程教育成果制成光盘，带到英美两国，让世界看到中国远程教育的领先水平。

古稀之年，父亲重拾少年时的文学热爱，2002年进入干休所老年大学诗词班，提笔作诗，将清华岁月、报国初心、人生感悟熔铸于文字，在诗词中安放一生情怀。他常说，理工生唯有兼具想象力与浪漫，才能做出真正创新。这是他一生跨界融合的感悟，更是清华通识教育留给他的终身财富。

2016年7月16日，父亲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

2026年6月于南京